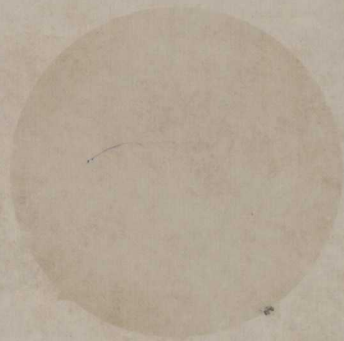


漢文佛典 語言學

第三屆漢文佛典語言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法鼓佛教學院——主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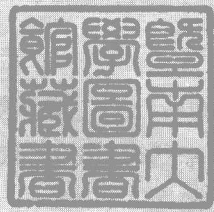
H1-53
2012/3

港台書

法鼓佛教學院——主編

第三屆漢文佛典語言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漢文佛典 語言學





通序

近數十年來，台灣約有一百三十多所內政部許可立案招生的佛學院、神學院、基督書院、一貫道書院等宗教教育機構，但未能納入教育部體系之規範，學歷也未能獲教育部認可。此外，如教育部立案的「中華佛學研究所」等研究所也無法授予研究生教育部認可之學位。如此，對我國的宗教教育之發展，造成諸多障礙。

所幸，於2000年底，教育部召開宗教教育相關事宜會議，考慮有條件將各種宗教研修機構納入高等教育體系。於2004年3月，立法院三讀通過修正「私立學校法」第九條，有別於以多元宗教學術研究為目的之宗教學院或系所，允許私立大學或宗教法人設立單一宗教的「宗教研修學院」，授予宗教學位，以培養神職人員及宗教人才，並且開放學生參加宗教儀式，以作為開設「修行」學分科目的依據。於是，台灣之單一宗教的宗教教育有了嶄新的可能性，可以將學術「研究」與實踐「修行」結合。

於2006年，中華佛學研究所以二十五年辦學經驗為基礎，結盟國外約十五所知名院校之國際化績效，培養十多位畢業生在國際名校取得博士學位的成果，全國第一所向教育部申請成立獨立的單一宗教研修學院，名為「法鼓佛教研修學院」。之後，依據教育部於2008年3月召開研訂「宗教研修學院設立辦法草案」會議決議：宗教研修學院及其系、所、學位學程，均應冠以該學院所屬宗教慣用之名稱，不硬性規

定冠以「研修」之文字。因此，本校為便於國際交流與簡明校名，報請教育部核可，自2008年8月1日起，更名為「法鼓佛教學院」。

在學術研究方面，以過去已具備之「印度佛學組」、「中國佛學組」、「西藏佛學組」師資陣容，融合漢傳、南傳，與藏傳佛教之菁華，開創佛教研修之新紀元。並且將原有的佛學資訊學程擴大為「佛學資訊組」，以培養佛學數位典藏與知識管理系統人才。同時重視梵、巴、藏之佛典語文的訓練，及加強英、日語之學習，建立「佛典翻譯學程」。

在實踐修行方面，可融合法鼓山僧伽大學佛學院與僧團之朝暮課誦、禪坐或定期共修為平常定課，以養成修行習慣。同時，結合法鼓山國際佛教園區之教學資源，進行禪修、儀軌、弘化等各類行門的理論探討與歷史演變之考察，以及實踐修行與學以致用指標之建立，醞釀研究與修行並重的學風，傳統與創新相融的發展。

1994年，本校創辦人聖嚴法師（1931-2009）為提供中華佛學研究所之各種研究成果以及各種獎助或補助的佛學相關著作，給學術界與社會大眾參考使用，精選出版「中華佛學研究所論叢」（Series of the Chung-Hwa Institute of Buddhist Studies，簡稱SCIBS），希望能達到出版優良學術作品之目的外，更能鼓勵佛教研究風氣，希望由作者、讀者的互動中能培養更多有志於佛教學術研究的人才。同時，也藉由國際各佛學研究機構的出版品相互交流，進而提高國內佛教研究的國際學術地位。

因此，本校創立之後，也延續創辦人聖嚴法師的願望，將與本校相關之各種學術研究與實踐修行成果、或學術研討會議論文集與研修論壇或工作坊實錄等，經過相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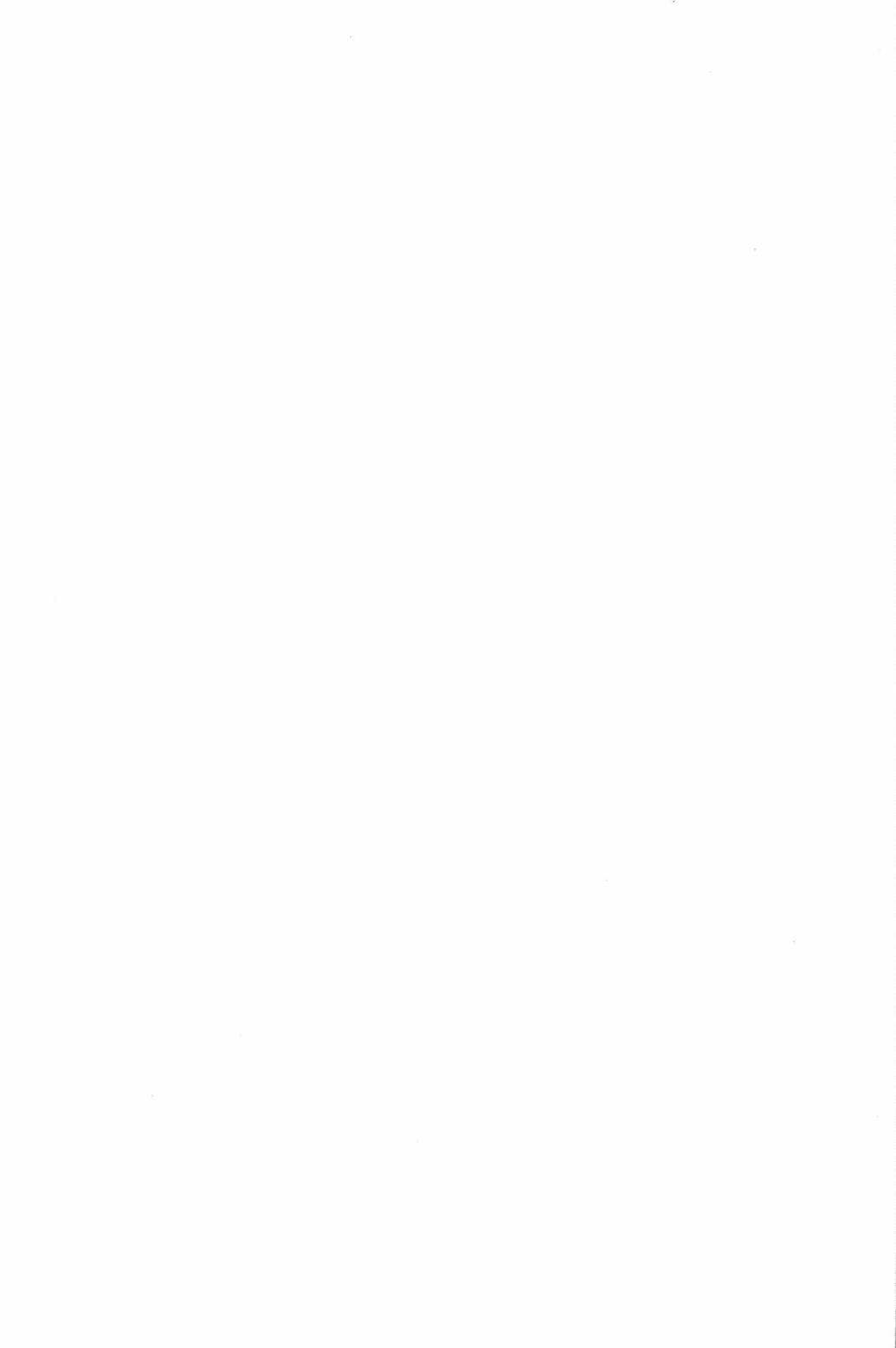
審查程序，依照不同性質或版型，分為「法鼓佛教學院論叢」（Dharma Drum Buddhist College Research Series，簡稱DDBC-RS）、「法鼓佛教學院譯叢」（Dharma Drum Buddhist College Translation Series，簡稱DDBC-TS）、「法鼓佛教學院特叢」（Dharma Drum Buddhist College Special Series，簡稱DDBC-SS）出版發行，以促進學術與研修之各種層面的交流。

未來，如何結合網際網路（Internet）與資訊數位化出版趨勢，讓上述成果能更快分享（Share）與互動（Interactive），讓資訊內容可因使用者的參與（Participation）而隨時產生，進而產生更豐富的佛學資源，則是我們應該努力的目標。

釋惠敏

法鼓佛教學院院長、國立台北藝術大學教授

2010年2月5日序於法鼓佛教學院



第三屆漢文佛典語言學 國際學術研討會緣起

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系與法鼓佛教學院於2008年10月31日至11月2日分別在台北木柵校區和金山舉辦第三屆漢文佛典語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邀請了在此方面具卓然成就的學者共三十一位與會發表論文。包含來自日本、韓國、歐洲、大陸等地的學者。尤其是大陸學者，幾乎網羅了在這方面的絕大部分大師級學者，群集於台北的政大和法鼓山，真是群賢畢至，少長咸集，這是漢語語言學的盛事，也是佛經學術研究的盛事。回顧該研討會第一屆2002年在台灣嘉義的中正大學舉行，當時邀集了六個國家和地區的學者出席了會議，發表他們的研究成果，共四十多篇，與會人士一百多人。帶動了台灣在漢文佛典語言學研究上的風氣，使學術界、佛學界也有了共識，深深體會到中古漢語言研究在佛經研究上的重要意義。也認識到佛經語料，實為中古漢語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寶貴資源。這六年來，許多佛學院、大學的相關研究所，紛紛開設了佛經語言的課程。愈來愈多的博士生碩士生選擇了佛經語言作為其學位論文。第二屆2004年漢文佛典語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移師在長沙的湖南師範大學舉行，在學術氣氛濃厚的岳麓山麓，開啟了兩岸輪流主辦該項學術活動的契機。今年2008年再度輪到台灣舉辦。預計今後這項開創性的、具有深厚學術意義的學術研討會，會在兩岸不斷的繼續下去。也成為兩岸學術文化交流與合作的典範，這是特別

值得強調的特色。

佛經語言的研究重點在漢文佛典的聲韻、詞彙、語法、文字、訓詁各分支領域上。這項研究突出了漢語語言學在研究佛經的重要性，比早期的觀念認為佛經語言研究必須依賴梵文，要進了一步，這是一項新的發展。從此，學術界更為了解，漢語言本身的演化，對佛經語料產生的影響，這個方向的探索，逐漸受到重視，也逐漸的蓬勃發展起來。同時，上世紀八〇年代以來，學術界注意到浩若煙海的佛經，不僅僅是宗教的佛經、義理的佛經、哲學的佛經、文學的佛經，更是語言的佛經。它事實上是一個中古漢語龐大的語料庫。

漢文佛典的數量，及其保存的完整，遠甚於世界上各種語文的佛教資源，從東漢至宋代一千年間，完成了無數的佛典翻譯工作，不同的階段摻雜著不同時代的俗語詞彙，反映著各時代的社會口語。因為佛經是要給大眾讀誦的，不是少數學者高僧用來孤芳自賞的，所以佛經所用的語言是大眾的口語，必然為當時一般民眾能懂得的，這樣佛教才能藉以深入社會、傳播於社會。然而，活語言又是傾向於變遷的，今天我們讀佛經感到困難，其實大部分原因在語言的障礙。古代的許多口語詞彙並沒有完整地記錄下來，並加以訓釋整理。不像正統文言或儒家文獻有這樣多的訓詁資料和研究專著。因此，有很多的佛經詞彙，我們感到陌生，也查不出它的具體意義。讀佛經、講佛法，只依賴個人的悟性，是不足的。能客觀的回歸文本，真正了解佛經的每一句話、每一個詞語，才能跳脫我執，掌握真正的佛法。所以佛經語言學研究的意義不僅僅是語言學方面的價值，也是佛門必須正視的一個課題。

佛經語言學利用了既有的聲韻學、文字學、訓詁學、詞

彙學、語法學的知識，去讀懂佛經。利用既有的中古漢語知識去理解佛典。古代的高僧沙門一向非常重視語言層面的研究，例如「等韻」之學即出自和尚，著名的古代字書《龍龕手鑑》也成於和尚之手。因此，佛經語言學是一門既古老又現代的學科，今日佛經語言的研究，方興未艾，亟待有志者共同來傳承，來發揚光大。我們相信這樣的研討會將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在學術上和佛學研究上產生深遠的影響。

竺家寧

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系教授、中華民國聲韻學會理事長

2009年10月6日序於台北內湖居

序言：佛典語言只是「標月指」嗎？

約兩萬年前，人類因生活所需，開始使用圖案、記號和圖畫等，作為溝通、表達的形式。西元前1500-1000年，移居印度的雅利安人以宗教詩歌讚頌祈禱自然界與社會，求願風調雨順、國泰平安。約在西元前1000-400年，印度產生「語言常住」的宗教哲學，以保證祈禱語言有神祕力量，產生祈願目的之有效性，並且將宗教語言作為認識基準，以論定真偽。此觀點也為印度文法學派或語言哲學家所遵從，認為「語言」（聲音）內在有開顯「意義」的特質，強調二者之結合關係為本性，不只是「約定俗成」而已。

但是，佛教認為「語言」（聲音）是感官的外境，經由否定所有非所指涉境後，烘雲托月般，才能得知所指涉「意義」。甚至連佛經都只是如「標月指」，「若復見月，了知所標畢竟非月」（《圓覺經》），所謂「因指見月，見月忘指。因教筌心，悟心忘教。存指則失真月，執教則失本心」（《圓覺經略疏》）。《圓覺經夾頌集解講義》更引用《莊子》：「筌之所以在魚，得魚忘筌。罟之所以在兔，得兔忘罟。言之所以在意，得意忘言」。這種教導不應該執著語言文字的態度是對的，但是若因此成為忽視語言研究的必要性則有待商榷。

例如，政治大學竺家寧老師曾撰文探討「佛經中的仁與仁者」，指出：「『您』字是從『仁』字演化而來；『仁』字原先並沒有尊敬之義。其色彩意義和現代的『您』字不一

樣；至於雙音節的『仁者』，也不是敬稱，只是個普通的第二人稱，和『仁』字或『你』字沒有什麼不同；『仁者』的性質是『人稱代詞』，不是一般『稱呼的敬稱』，和『某某先生』的用法不同，不能稱為『某某仁者』。現今有人稱呼他人為『某某仁者』，顯然是望文生義的誤用。」由此可見《六祖壇經》卷一：「惠能進曰：『不是風動，不是旛動，仁者心動。』」，我們也應該作此解才是。

此外，我個人在參與僧團授戒儀式時，發現有「和尚云：『喚將來。』」之用句，一直不知如何解析？於此次研討會，我從台灣師範大學王錦慧教授所發表論文〈魏晉南北朝至宋代「動+將+趨」結構研究——以漢文佛典作考察〉中，才得知大陸佛典語言學者對於「動詞+將+趨向補語」的文句，早就有許多研究成果了。王教授再藉由漢文佛典，探討魏晉南北朝至宋代「動+將+趨」結構的演變：「魏晉南北朝時『將』的功能是動詞，擺在並列式、連動式第二成分。唐五代時期是『將』產生語法化的重要階段，有趨向補語與結構助詞兩種用法，結構助詞的功能依據語法化程度，可細分為趨向補語標誌、輔助『來』『去』表達動態、表示音節作用等等演變」。這些也是值得佛學研究者解讀佛典時所要注意的語言學知識。

其他還有許多精彩的論文，範圍包括文佛典的聲韻、詞彙、語法、文字、訓詁等研究成果，可以開拓我們對佛學研究的視野，於此無法一一列舉。我個人覺得：假如我們可以將此領域結合國際佛學界之梵、巴、藏之佛典語文的訓練與研究成果，以及本校一直努力的佛學資訊資料庫與研究方法，再加多一些佛學義理研究者的參與，一定可以讓佛典言語學發展更加蓬勃燦爛。

此次學術研討會在有佛教道場氛圍與資源的法鼓山舉辦經驗，也促成2009年8月2-4日北京大學在浙江寧波香山教寺舉行之「漢譯佛典語法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暨第四屆漢文佛典語言學國際研討會」的因緣，如此的合作交流模式，相信能對今後佛典語言國際研討會的進展，帶來多元化、深廣化與普及化都兼顧的效果，則是學術界與佛教界之幸。

釋惠敏

法鼓佛教學院校長、國立台北藝術大學教授

2009年10月6日序於法鼓佛教學院



漢文佛典語言學

第三屆漢文佛典語言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目次

通序.....	釋惠敏	3
第三屆漢文佛典語言學國際研討會緣起.....	竺家寧	7
序言：佛典語言只是「標月指」嗎？.....	釋惠敏	10
安世高譯經之考察.....	釋果暉	19
Aspectual structures in Buddhist Chinese texts	Barbara Meisterernst	57
從部分佛教慣用語看《分別功德論》的翻譯年代.....	方一新	101
高田時雄《據敦煌資料的漢語史研究》譯後 ——兼與羅常培《唐五代西北方音》比較.....	馮良珍、溫振興	115
魏晉南北朝至宋代「動+將+趨」結構研究 ——以漢文佛典作考察.....	王錦慧	143
再論漢譯佛經新詞、新義的產生途徑.....	王雲路	179

《一切經音義》用字異文釋源 ——以唐太宗〈大唐三藏聖教序〉為例（上篇）……	陳五雲	201
唐宋代禪宗語錄中助詞「卻」的分析 ——以《祖堂集》、《景德傳燈錄》、《五燈會元》為例 ……	具熙卿	231
五代禪籍「V諸」的詞彙化探析 ——從古漢語「諸」說起……	周碧香	253
運用「N元自然語言模型」探究佛教文獻詞彙與文體特徵 ——以《法華經》為例……	釋惠敏、釋法源、李家名	285
漢譯佛典「住」與「著」初探……	高婉瑜	325
《大寶積經》的譯本考察……	王文顏	347
佛經語言詞彙的數位服務功能……	杜正民、釋法源、李家名	371
兼具親屬與社會稱謂的「阿」前綴稱謂詞研究 ——以漢譯佛典為例……	洪藝芳	393
如何解讀孤本疑偽經 ——以《佛說安墓經》為例……	梁曉虹	437
悉曇學與等韻學關係再探……	施向東	463
譯經者的困惑一例……	張幼軍	485
《一切經音義》所釋外來詞考……	徐時儀	495
論佛經詞彙研究的幾個途徑……	竺家寧	539
漢譯佛經中的「為」字選擇問句……	盧烈紅	563